

绿牡丹

玉一
玉六

新平知

知夢

PDG

綉像綠牡丹全傳卷四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嶺送世弟

却說駱玄勳正在用飯之際胡璉大叫一聲不好了遂放下碗快忙問何也胡璉蹙額皺眉蹬足撻胸說道你主仆今日逃脫巴九夫妻追趕不上師母同世弟婦在花家寨難免不知道必率人奔花家寨捉拿師母并桂小姐還有性命否駱玄勳所率師母并不由豪陶慟哭哀求世兄差一个路熟之人相引愚弟直奔花家寨前去情願與他償命不叫他難爲母親胡璉見駱玄勳哀慟又解勸道此乃愚過慮巴家夫婦正在慟子之時意不及此亦未可知若有此想此刻師母早被捉云矣此地離花家寨還有五十里卽世弟趕去已是遲了你且放心待愚兄着一个人前去討信不過

二更天便知虛寔駱安勳道往返百里之遙三更時怎能有信胡
哩道世弟不知我有一個同胞兄弟名理生得不滿八尺身軀若
論氣力千斤之外如講英雄萬夫難敵今年二十七歲了人多勸
他求取功名他說好黨當道非思良吐志之時爲人臣必當致身
于君倘做一官半取倒受他們管轄何如我遊蕩江湖无拘无束
與花振方巴氏九雄有一拜之盟三年以前在胡家四開張一個
歇店直正商賈并忠良仕宦歇佳店中恭七敬七絲毫不敢欺若
是奸妄門中之人入他店中莫想一個得活財帛貨物留下將人
宰殺剮下肉來切成餛子包饅首因此人都起他一個混名叫做
活間羅還有一件贏人處十月天氣兩頭見日能行四百里路程
我着人到店叫來世弟以禮待之他卽前去不過三更天氣可以

回來駱宏勳道常所鮑上爹道反大名那不知就世已之令弟也
胡璉道莫是龍潭之鮑自安麼駱宏勳道正是胡璉道我亦知
他的名寔來全面問叫一个家人分付道有我方才騎來之馬尚
未下鞍速上駱大何二爺店中就說我有一要事請二爺回來商
良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回來說道二爺已到庄前話猶未了胡二
爺已走進門來駱宏勳連忙起身見礼七畢分坐胡理道此位仁
兄是誰胡連卽我家師駱老爺公子駱宏勳也胡理復又一躬道
久仰久仰又問道哥上呼喚有何話說胡璉將駱宏勳路過巴家
寨刺死巴九之子前後之事說了一遍胡理搖頭道巴氏九人只
此一子巴九嫂焉全定遠是了得胡璉道因恨他利害故請賢弟
來商議胡理連巴氏有結盟之義駱兄有世交之誼我兄弟均不

相取就是了胡璉道不是叫你助我助他現今駱師母寄居花寨
花振方處今日已交天妻尅不着世弟他們必奔花家寨生捉師
母別人去一時不得其信駱世弟意欲凡你走一遭駱宏勲欠身
道問得世兄有神之能意欲拜煩打探虛實弟无他報總叩頭
相謝罷了胡理本不欲去因奉兄之命又兼駱宏勲其情可怜遂
答効勞何妨胡璉分付舉酒來與二爺勁七二爺鄰去胡璉道吃
酒事小駱兄事大大哥你且同駱世兄飲酒待去來再飲納略天
有初更胡理說声去也返步由門駱宏勲連忙身相送及至門外
早不知胡理去向暗道這奇人也復走進房胡璉道我同世弟以
上而飲一盞酒尚未飲完只所得房上啗吟一古而下胡璉問道
甚麼响外边答道是我走進門來乃胡理回進寨因正打三更駱

宏勳連忙起身迎接胡理道駱世兄放心老太太並桂小姐安然無事巴九哥夫妻却至老寨難爲老太七桂小姐令岳母苦劝九哥夫妻緣毛不容多虧碧蓮勸怒要賭間巴九哥无奈回家要遍處追尋世兄報仇又道駱兄莫怪我說今老太七桂小姐安然兇事皆碧蓮之力也他日完聚切不輕他又向胡璉道太哥方才巴氏姐上相囑說花振方已下江南駱兄不可人寨恐巴九哥復去互開无人分解叫我兄弟二人代駱兄生法弟思想一路并玩才金之策大哥有甚主意名胡璉想了一想別無良策路世弟还是回南爲安我寨环在與八家寨相隔不遠來往不断人行我將明日巴家必有人來此路進尋若來時可難他怎講說世弟在此自然不可若回不在日後必知七道必迂怒于我难道怕他不成只

是好上寨隣又有一盟之義豈不惡矢了如惡矢他有益于世弟
倒也不妨是無益也世弟回南快相約了鮑自安至此我兄弟同
去與他們弟兄一講此仇方能解釋只是一件回南之路飛不過
他巴家寨如何是好胡理道這个不难叫駱兄走長葉嶺可也胡
璉道此路好奈多日无人行走恐內中有毒虫胡理道有法有法
拿一根竹子將竹劈破駱兄主仆各持一根分草而行此名爲打
莫京蛇駱宏勳道素知長葉嶺乃是通衢大路二兄怎說多日不
行胡理道駱兄不知當初長葉嶺原是通行大路只因枯水舖花
振方開了店口把我胡家四生竟總做了去是咱不忿川石現將
長葉嶺砌起說那条路出了大虫不容人行走道來客商官員先
從我店過去然後才到他那邊如今令人用鉄鋤毀扛將領自

開亦不過三四里路就出嶺口前迎有一牌字是石刻奔東南行
八十里卽黃花鋪七上皆是官店並非黑店黃花鋪乃息縣歷縣
及縣交界在一宿間人回南路依他指引不可到界牌奔西北去
那是通枯水舖去的大路駱宏勳恐記不清白叫余千細七所着
胡埭道並非我僅過世裏要走起夜行方免人之耳目也駱宏勳
一一令教胡埭又拿出些干麵做了些鍋餅裝在搭包以內以作
這八十里之路飯駱宏勳告辭起身胡埭兄弟二人相送帶了三
四十隻兵送到長葉嶺口令人將石塊都已搬開路經駱宏勳董
又相謝上馬特竹分路而行天已五古時可怜二人深草高膝撞
臉糊腮真不是路生捨命一直前行宏勳去後胡埭仍令隻兵將
嶺口砌上回去不題且說駱家主仆二人走至日出時方出山口

舉目一觀真有一個界字石牌記得胡理說向東南走去方才
是生路定了定神方奔東南大路而行雖然還是有艸較之山口
短了許多易于行走了行至中飯時後路上漸有人行走余千
跳下了牲口向人拱手借問黃花舖還有多遠走路人答道三十
里就是駱宏勳也走過一半多了二人下馬將牲口歇息歇息取
出鍋餅吃了几个方才又上馬走到了日落時候方到了黃花舖
牽曰一看真个不好地方怎見得有臨江月一首爲証

來往行人不斷泊上商賈相連許多扛銀並挑錢想必是販
巧貨賺大利滿載萬倍錢 油塩店說稱準早飯店言宛滿
名槽坊報系寫大筵歇店掛灯籠酒舖戲館望望杆

駱宏勳主仆所胡家兄弟說過此地皆是官店遂放心大胆進了

宿店罷況天又晚了二人只得走入店門正是

兩眼不知生死路一身又入是非門

又兼他主仆二人辛苦一夜无眠不便辨買別物店中隨便又飯食用些須二人打開行李解衣而睡次日好赶早奔路事不湊巧半夜之間天降大雨天明時主仆起來見雨甚大不便起行又兼昨夜辛苦身子甚是疲倦命余王舜几錢銀子叫店小二割一方肉買兩隻鷄鴨煎些湯水味七余半遂称了一塊銀子有六錢重叫店小二割一方肉買刀只鷄鴨沽了三斤陳木瓜酒作料等物北方鷄鴨肉甚賤只用了四錢多良子餘者交还余干道不要了你拿去買酒吃罢只要你烹調有味明日起行還有賞賜呢店小二深感之至滿心欢喜用心用意於菜辦弄駱宏動因昨日進

店天晚未曾看明黃花舖的街道趨來未好走至門面中間何外
觀看合當有事對過是公館駱玄勳在店門時恰直公館中官府
出來送客駱大爺不以爲意看了一会仍回房內來你說對過公
館中官員是誰乃定與縣賀氏之兄賀世賴也自花振方劫任正
于西門掛頭之後王倫放了嘉興府留下一封信字叫他進京見
他父親王懷仁懷仁見他兒子信內云家中收過他足文一千兩
又係他的妾兒叫大小與他一个前程王懷仁遂查山東應城縣
小了一个主事將賀世賴名字補上賀世賴遂赴任應城縣做主
事做了三月應城縣尹病故軍門大人委賀世賴暫署縣印以主
事代行縣事在黃花舖公館這日有臨界恩縣唐建宗來拜他送
出門看見駱玄勳在對過店門站立回來叫過个班頭分付道對

過店中一位少年本所有些認得如似坊州駱宏勳模樣你暗上
過去私問店主入果是揚州駱宏勳必然還有一个家人名叫余
千若主人說果是此人可分付店主入莫要放他云了本縣有話
與他說若是走漏消息走脫二人本縣只向店內要人班頭領命
過去一間卑是揚州駱宏勳代一家人余于是昨日日落之時入
店原是說今早起身因降大雨是以未行班頭暗对店家說道我
家老爺認得此人有話上他說叫你莫要放他起身他走漏消息
去了此人只在你店中追究說畢竟回公館去了正是

滿天撒下鈎和線 從今釣出是非來

畢竟不知此去好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賀世頰歇店捉宏勳

却說班頭說罷回了公館去居家理着又把汗祝告道但願老天爺多降几夫大雨令他們不能起身我之福也不表店家祝告天地且論當日班頭回至公館見了本官將話告與賀氏賴分付外班伺候坐轎回拜恩縣唐老爺唐老爺出迎見礼分坐獻茶之後賀世賴道晚生今來謁見堂翁還有一件急緊大事相商唐建宗道實兄有何事情請道其祥賀世賴道黃花舖乃晚生與堂翁又縣分界今來兩個大盜現在廖家富店內歇住晚生公館中衙彼稀少不敢動手恐京他逃走特來相告當翁協同兩縣人役前去方保方全唐建宗道實兄訪得確的方可動手若是誣良干係你我考成賀世賴道定與縣執牢搶出大盜任正千嘉與府烘堂盜去私娃寔是此人晚生認得最真最切怎得錯悞唐建宗見他

說得裏是地方內來了大盜怎好推此不拿遂差馬快三四十人協同賀世賴十數个衙役各執棍杖鈇尺撓勾長桿一烘到了飯店中來且說店小二將鴿鴨肉魚都做停當一盤捧進房來余謙擺列桌上駱宏勳面朝著朝外坐下食用亦全叫余謙過來同吃余謙說道只黃花舖乃來往大道士人君子甚多倘看見主仆甚卑而食暗地必定取笑大爺用過小的再用余謙見外边雨稍住遂至後回出大茶去了且說又縣人役走進店門使了一個眼色與店家家店家公意指宏勳宏勳住房衆人走至門外看見強盜裡面食用暗匕將撓勾伸進昭駱宏勳腿肚一勾用力一擰可怜駱宏勳无意提防連桌椅尽皆拉倒又跑進十數人按扶身上棍杖鈇尺雨點打來未有片時遍身皆場駱宏勳只當巴家赶来

到不料官兵捉拿先還擇扎後來只落了哼嗆而已衆人見他不能動手卽刻手銼腳僚套帶却說余謙出完了恭才待回房只見店小二躲藏一起京慌之色迎上前來低低道大叔不可前去你家駱大爺已被官兵捉去了余謙京間道何處官兵因何事件店小二道是懸縣賀世頓老爺來拿去的所來之人皆是馬快各持長桿撓勾說是你大爺是大案強盜不刻就來拿你大叔了小的先承送酒菜故才冒險前來通信倘被看見累非小說罷抽身而去余謙想道大爺已今被捉落我一人怎攪他兩縣之衆今苦回去是魚自投羅網了不如逃起再生別法搭救主人下覓眼中落下泪來道我主仆今朝正是

破屋又遭連夜雨
行船偏遇打頭風

大爺阿莫道余謙忘恩負義與方避劍背主而逃呀小的一个人
无法救你速回江南通知徐鮑好來搭救將脚一蹠跳過羣牆放
開虎步如飛面向東南奔走不題且說衆馬快將駱大爺上了手
扭脚潦我尋余謙不見就知走脫只得將駱宏勳解赴恩縣衙門
賀世顯隨後坐轎亦到恩縣與唐建宗會審坐了二堂分付將強
盜帶上來馬快將駱大爺招至堂上臥在地下還不知因何緣故
唐建宗是主不好相僭讓賀世顯先向駱宏勳道拘強人特強逞
勇无法无天今日怎也犯在我手理可能得活哩唐建宗听了這
樣問詞明是借公報私口声並非審問強盜了就有几分疑惑且
听強盜回說甚麼駱宏勳雖被役打狠此刻也有几分甦醒間得
上边差官相熟抬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定興賀世顯也不卒雜

心大怒用手一指罵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這個烏龜忘八應賀世賴大腸道好大胆的強人敢罵本縣分付掌嘴牙役才待上前唐建宗禁止道莫要動手待我問來大喝一声道你今既被獲捉了就该歛氣服罪也少受些刑法怎大胆辱罵問官駱宏勳道我无犯法之条不知因何捉拿亦又不知此官爲誰唐建宗道本縣是恩縣賁老爺是恩城縣黃花舖乃兩縣分界故我二人會審你一點共有多少人怎樣劫得定與監牢從寔說家本縣不動大刑難爲你了駱宏勳道老爺不知小人父親在定興縣做游吉在在九年一病身亡城內有一個富住正年幼從先父習學鎗棒感父授業之恩歛留我母子在家居住手拈賀世賴的妹子賀氏原是江陵院中一个妓女他亦隨妹在院奉茶送酒我世兄在在